

中国共产党

长沙地下党人

张生力
编著



968794

出版说明

本书编著的 58 篇文稿,是供党史工作者参考的。此系内部资料,免费交流之作。作者有刘英、张生力、张军、周寿南、陈冠英、邹品璜、谢绍箕、何逸仙、毛华初、贝远立、苏铁鹰、杨序源、魏海南、吴励之、邓钧洪、程融钜、唐振南、尹岳中、邹今撰、胡仲良、刘建本、段启威、欧阳斌、彭幼心、魏泽馨、李快颜、董佩雯、唐纯彩、罗昭绣,合计 28 人,堪称集体写成。

本书介绍的 120 位地下党员(包括地下党人简介),包括长沙市、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浏阳县,而以长沙市为主。部分地下党人,虽然不出生于这 5 个市县,因为他(她)们曾参加这 5 个市县的地下党工作,故一并编入此书。

本书有些史料,摘自《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省总工会人物志》、《湖南省党史大事年表》、《湖南省工委组织系列党员名录》。

本书承厦门大学教授汪澍白同志、《湖南日报》离休老报人谌震同志协助,提供了一些史料,特此致谢。

编者:张生力

2000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部 马日事变前后

- 1、我在“马日”事变前后的活动 (1) 刘 英
- 2、十万工农义勇军反攻长沙时 (14) 张生力

第二部 土地革命时期

- 3、中共湖南地下省委苦斗五年 (19) 张生力
- 4、参加“灰日”暴动三忠魂 (33) 张 军
- 5、长沙地下工运三位领导人之死 (37) 张 军
- 6、承前启后的中共长沙特科 (40) 张生力
- 7、长沙地下党女交通员姚韵梅 (42) 周寿南 陈冠英
- 8、开创宁乡地下农运的梅冶成 (45) 邹品璜
- 9、开创宁乡地下工运的姜凤韶 (48) 谢绍箕
- 10、宁乡地下县委书记严岳乔 (50) 何逸仙
- 11、浏阳地下县委书记潘心源 (54) 张 军
- 12、浏阳地下女交通员罗醒 (56) 毛华初 贝远立

第三部 抗日战争时期

- 13、战斗在抗日时的长沙地下党人 (62) 张生力
- 14、记湖南地下省委书记高文华 (68) 张 军
- 15、记长沙地下市委书记任作民 (71) 张生力
- 16、把公开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徐特立 (74) 张 军
- 17、曾在长沙领导地下特科的王凌波 (81) 张生力

- 18、原地下湘宁中心县委书记袁学之…………… (86)张生力
- 19、领导《观察日报》的省工委谭丕模…………… (96)张 军
- 20、曾任《观察日报》总编辑的杨庚…………… (98)张生力
- 21、经营长沙六种报刊的经济学家邓克生…………… (99)张生力
- 22、原省文抗会宣传部主任李仲融 …………… (103)张 军
- 23、抗日初期的长沙女将苏镜 …………… (105)苏铁鹰
- 24、为延安南下支队当说客的汤弼中 …………… (108)张生力
- 25、从中共特科打入国民党中统的梁宜苏 …… (112)张生力
- 26、办厂店掩护长沙地下活动的杨克波 …… (116)杨序源
- 27、皮季良魏振立战斗历程 …………… (120)魏海南 吴励之
- 28、省立临时中学的地下党支部 …… (123)邓钧洪 程融钜

第四部 解放战争时期

- 29、周礼沈立人战斗在省市工委 …………… (126)张生力
- 30、原湖南省副省长袁福清 …………… (135)张 军
- 31、原省农民协会副主席孔福生 …………… (137)张 军
- 32、领导宁乡黄材起义的姜亚勋 …………… (139)张生力
- 33、为省工委建立长沙联络站的陈明 …………… (152)张生力
- 34、由童工到省公安厅长的毛际寿 …………… (155)张 军
- 35、原省政协秘书长谢介眉 …………… (163)张 军
- 36、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汪澍白 …………… (166)张 军
- 37、获得社会科学专家称号的王中杰 …………… (172)唐振南
- 38、原省委党史委副主任黄显孟 …………… (174)唐振南
- 39、曾任《湖南日报》副总编辑的黎风 …… (175)唐振南
- 40、以做合格党员自律 …………… (177)尹岳中

- 41、曾任省委党校副校长的毛况生 (183)胡仲良
- 42、原省煤炭局副局长刘建安 (185)刘建本
- (188) 43、原长沙市“迎解联”主席曹国枢 (189)张生力
- 44、原长沙市“迎解联”党组书记刘晴波 (196)张生力
- 45、曾任省工委统战组组长的余志宏 (206)段启威
- 46、从新四军到《湖南日报》的邹今托 (210)邹今撰
- 47、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周汉平 (219)张生力 彭幼心
- 48、崎岖征途并肩行的杨树业刘静 (223)张生力
- 49、在“经世学会”入党的胡仲良 (231)张 军
- (188) 50、沉冤昭雪朋侪同悼魏泽颖 (242)魏泽馨 李快颜
- (188) 51、刘湘皋曾任长沙市副市长 (246)张 军
- (188) 52、韩淑仪曾任长沙市妇联副主任 (248)董佩雯
- 53、伍正心曾任长沙市总工会秘书长 (251)张 军
- 54、从事民主运动开展业余教育 (253)唐纯彩
- 55、始终保持地下党人的活力 (257)罗昭绣
- 56、湖大地下党与长沙学运 (260)张生力
- 57、长沙地下党交通总支与长沙工运 (267)张生力
- 58、奋战在长沙新闻界的地下党人 (271)张生力

第五部 长沙地区地下党人简介

(一)省市工委地下党人..... (275)

刘亚球 罗振坤 张春林 刘 鼎 涂西畴 常杏云
刘寿祺 何长胜 李 峰 周季平 胡 鹏 李坚白

(二)省级单位地下党人..... (278)

刘 正 周 政 邓晏如 肖杰五 陈茂志 陶蒲生

汪立康 黎维新 王学膺 雷震寰 何晓明 梁志仁

周忠尚 贺善文 雷普文 郑玉 黄熙年 曹瑞武

(三)市县单位地下党人……………(282)

王蔚琛 陈毓林 刘守中 黄人凌 朱传琦 王子英

熊飞 石克琨 熊涤文 杨天辉 王海洲 李如松

龚长富 谭定泉 胡仁钦 李建华 何逸仙 张维纲

黄天钧 汤子声 曹一波 曹雪琴 朱妙之 傅贞礼

李衍和 湛良 李汝珊 李快颜 杨晟 魏海南

[附录]

张生力简介……………(286)

欧阳斌著《填写长沙地下党员名册有感》……………(288)

两封介绍信……………(290)

张 (251) ……

张 (252) ……

张 (253) ……

张 (254) ……

张 (255) ……

张 (256) ……

张 (257) ……

张 (258) ……

张 (259) ……

张 (260) ……

张 (261) ……

张 (262) ……

我在“马日事变”前后的活动

中纪委 刘英

大革命前后,我在湖南长沙的经历是我生命的转折时期。我从一个女学生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的倔强女子,成长为一个人民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共产党员。那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那同生死共战斗的同志情谊,钢刀斧砍似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新的生命从此开始

一九二四年我进长沙女师后,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而且革命觉悟也迅速提高。随着大革命浪潮的掀起,我很快就成了反帝、反军阀的学生示威的学生运动的骨干。我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到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演讲。后来同学们选我做学生会的干部,有时还作为代表去向政府请愿和谈判。

由于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了学校秘密的党团组织的重视。进步同学找我谈心,讲革命道理,帮助我提高认识,很快我被吸收加入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参加CY以后,更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

一九二五年三月的一天,一位好友把我叫到一个僻静处对我说:“根据你最近的表现,你已经是先进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了,你愿意加入CP吗?”CP就是共产党。“我当然愿意参加。”好友告诉我,这是对任何人哪怕是父母兄弟都不能讲的秘密。我立即表示:我会绝对保密的。她给我一张表格,叫我填写。

过了一些日子,湘区党委发来一张通知书,通知我去参加“入校仪式”。那时,内部同志称CY是中学,CP是大学。“入校仪式”就是入党

宣誓仪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在一个偏僻的工人区内找到了指定的地方。那是一座破旧的木板小楼,是一个基层工会的活动地点。我回头看了后面没有“尾巴”,便赶快走进去,轻轻地上了楼。看到罗学瓚老师正在这儿等候(当时罗老师是区委委员)我高兴地朝他点了点头。与我同一批宣誓的,还有其他学校的两个学生,互不认识,谁也没有询问对方,只是用眼睛对视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这时墙上挂着一面小小的党旗,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特别醒目。罗老师领我们宣誓,我永远记得入党时立下的誓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之后,罗老师发给每人一个《入党须知》的小本子。打开扉页,上面用毛笔写着:“你新的生命,从此开始。”是的,我从此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我把我的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二)在学生运动中锤炼

入党以后,就遇上了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浪潮。长沙也沸腾了。在湘区党委的组织发动下,由全省工团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青岛在五月二十八日也发生了惨案)。工人、学生、市民群众的反帝情绪空前高涨,每天都有抗议集会,满街都是拿着小旗的宣传队、演讲队,还有演活报剧的。我在五卅运动中主要做宣传工作。每天晚上编印传单,准备演讲。一大清早就带着宣传队上街,专拣人多热闹的地方进行演讲和宣传,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军警来了,立即有人报信,我们便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当时我心里只有愤怒,没有害怕。我的嗓门就是那时练大的。

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我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一九二五年六月,我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二五年十月,我担任长沙女师的党支部书记。这时湖南省和省主席赵恒惕更加反动,为了压制群众革命斗争,对学校防范得更加严了,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横加干涉,动不动就出动军警弹压。长沙学生同反动政府常常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我参

加了多次斗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斗争。

事情是由长郡公学引起的。十一月初,长郡公学四年级学生发起筹组学生自治会,被校长张有晋明令禁止,该校学生即实行罢课以示抗议。学校不仅不接受学生的合理要求,反而挂牌将曾三等三位学生代表开除。这就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不满,向当局提出质问,当局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先由省教育司下令开除学生十八名,接着警厅竟将曾三等人逮捕。与此同时,赵恒惕借口兑泽中学学生会会刊上提出辞退不称职的教员的要求,是受共产党的蛊惑,是赤化,又下令开除九名学生。赵恒惕还派军队进驻长郡和兑泽两校,这就激起了长沙全市学生的愤慨。

在省学联的组织领导下,长沙学生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声援活动。十一月九日,三十多所学校联合起来,派代表向省教育司请愿,强烈反对政府武装干涉教育,要求撤走驻校军警,撤换长郡和兑泽两校校长,释放被捕学生,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我是长沙女师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斗争。

记得我们那天到教育司门口时,大门开着,任凭我们进去。等我们进去后即把大门一关,再也没有人理睬了,直到天黑,还没有人来接谈,也不送吃的东西。他们企图用饿饭断水的办法,来惩戒我们,瓦解我们的斗争。那天天气很冷,我们坐在地上,寒气从脚下传到全身,真是饥寒交迫,但谁都没有叫一声苦。到了半夜,忽然有人翻墙进来,给我们送来了烧饼,并且告诉我们省学联又组织更多的人继续声援。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们被关了一天一夜以后,赵恒惕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只得把我们放了。这次行动,虽然在当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使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受到了初步的实际斗争锻炼。

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为了迎接北伐军,扰乱敌人后方,党团组织就动员群众上街宣传。我每天带领一支十多人的流动宣传队上街演讲,发传单,宣传北伐军的胜利,号召大家支持北伐军,直到天黑才回到学校。虽然人很累,功课也有些拉下来了,但心里是舒畅并充实的。这时,对个人的升学啊,前途啊,都置之脑后了。

(三)在省总工会的日日夜夜

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大革命迅猛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一九二六年冬,在武昌建立了中央两湖党校,彭述之任校长,讲课的有苏俄顾问鲍罗廷和恽代英、项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湖南、湖北各送四十人去学习,我被选中了。我们湖南去的人当中只有两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我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悄悄地从长沙女师走出。我的职业革命工作者的生涯由此开始了。

两个月以后,一九二七年一月,我从武昌回到长沙,长沙已经从军阀政权下解放出来,工运和农运搞得热火朝天,工人和农民自己的组织省总工会和省农会也都成立了。我被分配在省总工会当干事,负责管理各基层工会的党团组织,还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市民会议。我又抓了几个学校和工厂的党支部工作,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听取汇报……我当时二十一岁,由于个子小,又梳着两根小辫子,一副中学生模样,人们就亲切地叫我“省总工会的小辫子姑娘”。

我不熟悉工作,没有做过工会工作,缺乏经验,心里有些胆怯。省总工会委员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是郭亮,他看出我的心理状态,就对我说“郑杰,莫怕,大胆些,干革命工作嘛,就要胆大,否则反动派怎么会被我们的小郑杰吓跑呢”?郭亮风趣幽默的话,使我又感动,又受鼓舞。

对于郭亮,我早就听过他的许多故事,什么郭亮智斗赵恒惕的兵啦,“郭亮带兵捉郭亮”啦……在铁路工人举行“二七”大罢工时,他带头卧轨挡车,阻止敌人破坏罢工的事迹,更被人们广为传颂。一九二七年他也才二十七岁,已经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了。我心里本来就钦佩他,听了他的话,胆子壮了许多。

郭亮还非常实在地教我怎样工作。那时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发动各行各业工会的工人开展对资本家和把头的经济斗争。我去哪个行业工会联系,他总是把这个行业的特点跟我讲一讲,把同谁联络,任务是什么,以至怎样谈话都向我交代清楚。晚上到各个行业工会开会时,郭亮总是同我一起去,他一方面亲自组织会议,一方面也是有

意识地带我和教我。凡要举行较大规模的斗争事宜,他都要和大家仔细研究斗争策略和注意事项,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等等,使我很受启发,可以说郭亮言传身教给我上了怎样做群众工作的第一课。

在郭亮的领导下,省总工会是一个团结和谐的战斗集体。我的任务很多,每天清早就出门东奔西忙,中午一般不回来,在街上买块烧饼充饥。晚上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那时工会干部大多住在省总机关,晚上回来后,大家围着桌子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交流情况,讲讲笑话,就象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年纪轻,又是女同志,同志们对我就象对小妹妹那样关怀备至。有时候,我实在太累了,晚上还有任务,所以在晚饭桌上不大说话。他们便关切地询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在这里,生活是紧张的,工作也有困难,但我感到温暖、充实。

(四)血腥的“马日事变”

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发展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军阀和国民党右派顿时气焰嚣张,争相仿效,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间,长沙也是黑云压城,反革命势力已在调兵遣将,准备围剿长沙的革命势力。

住在汉口的军阀何键,为了加强湖南的反动势力,把反动军官许克详的一个团调进长沙,同时又指使他在湖南的代表余湘三,秘密串联反动武装势力,组织政变指挥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五月间,长沙城内流言四起,一会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搞错了,工人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是“痞子”运动;一会儿说:北伐军节节败退,被军阀打得落花流水了,国民革命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这些谣言,搞得人心慌乱,无所适从。

这时我们省总工会的干部们一个个又气又急,想方设法向工人解释,向市民辟谣,但谣言仍在扩散。听见工友们反映,军队也在不断找岔子,同工人纠察队发生磨擦。郭亮认为这很可能是反动派的阴谋,想找借口,制造导火线,达到公开打击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力量的目的。

五月中旬,情况越来越紧张了,省委已作出应变准备,并通告各县

工农武装,要准备就地自卫。五月二十日晚,省委开会作出决定:省委几个公开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郭亮等人分路转移,就地指挥工作,并成立秘密的临时省委。第二天,郭亮回到总工会召集我们开会,布置应变工作,每人发一个月工资,并叫原来住在省总工会机关里的干部们分散到别处去住,当晚只留少数人留守。我和另一位女同志、互济会主任黄厚纯住到东茅街七号省总工会的职工宿舍里。临走前,我将各工会党团员名单烧了,以免出事时落到敌人手中。

五月二十一日,(那天是“马”字),那天夜里,天很黑,下着毛毛细雨,我怎么也睡不着,担心着郭亮及留守在总工会的同志们安全。我觉得那晚的气氛不对头,预感会出什么事。

大约在夜里十点钟左右,忽然城里枪声大作,我惊叫一声,许克祥果然动手了。我们从窗口往外看,只见长沙上空一片火光,从火光中我们推测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党校等处被袭击了。机关枪声响了大半夜,外面情况不明,不能贸然出去。心里非常不安,担心敌人会来袭击。这时,我思想上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对黄厚纯说:“敌人只要一进大门,我们就摸电门,宁可触电死,也不能被他们逮住!”我这时已抱了以死相拼的决心。

这一夜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沙“马日事变”。许克祥部袭击了省党校、省总工会、省农协等近十处公开的革命机关。虽然我们事先有所准备,但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还是有百余名共产党员团员以及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遭到枪杀。

(五)冒险寻找党组织

五月二十二日清晨,枪声停了,周围静得出奇。我们猜不透外面形势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同时又觉得宿舍不是久留之地,我们便想到了学校。湖南很多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是从学校开始的,学校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革命营垒,到学校去,能得到保护和帮助,说不定还可以同组织接上头。

街上已贴出了“铲共委员会”的告示,通缉“共产党首要李维汉、郭

亮、夏明翰”等人。我们不敢多看多问，急急忙忙地避开人多的地方，穿过小街小巷，来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曹子俊（总工会庶务），李思安（总工会妇女部长）等同志也来了，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学校要清校，再呆下去，我们就会暴露。曹子俊忽然想到了一个去处，他曾经在瓷器店做过学徒，有个师弟叫罗汉卿，人很厚道，又不大过问政治，曾子俊建议到他家躲几天。于是，我们便去了他师弟家，我和黄厚纯住在他家小阁楼上。这时，悬赏捕捉共产党的布告已贴满长沙城内的大街小巷，城关以及重要的通道也布置了哨兵。敌人天天在搜捕，天天在杀人。省委李维汉、夏曦等被迫离开了湖南，其他同志也都隐蔽起来了。我想自己既不能回父母家，也无法躲进亲戚家，因为国共合作时期，我的身份是公开的。一九二七年三月曾以十名共产党代表中唯一的一名女代表参加过市民会议，代表们的名单都登载在报纸上，亲戚家不会接纳我。但我相信党组织一定还在，我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党。

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了地下。我在失去联系以后，找党的办法之一就是“碰”。在大街小巷转，遇到了同志，也许就接上了头，碰上敌人，就要被抓、被杀。而女同志找党，又多了一重困难。大革命时，开明女性大多剪去了长辫子，改梳短发或短辮。反革命政变后，敌人恶毒地传出“巴巴头，万万岁！瓢鸡婆该枪毙”这样的话。巴巴头指的是旧时妇女脑后的发髻，瓢鸡婆就是秃尾巴鸡，以此侮辱剪了短发的女性。我的头发先梳成短辮子，后来又把它剪成男孩似的短发。因此，曹子俊、黄厚纯认为我出去“碰”党太危险了，不同意我出去。我坚持说：“我是分管各工会党组织的，认识的人多，碰上的机会也多。”

我戴了一顶学生帽，盖住短发，壮着胆子在街上转。一次，我坐着黄色车经过教育会坪，这是个敏感的地区，以前曾经是革命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成了敌人的杀人场。我过关卡时，哨兵盘问得特别严。他问我：“做什么子去？”我说：“去舅舅家，母亲病了，让我去找舅舅。”哨兵又问：“为什么不走别的路，偏要从这儿过？”我故作着急地说：“绕别处会耽误时间啊，要是母亲的病不重，我去找舅舅做什么！”哨兵将信将疑，仔细地打量着我，忽然他手一抬，把我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了。我有些紧张，横下一条心，准备被逮捕。没想到，哨兵只是嘲弄地说了句：“噢，又

是一个飘鸡婆嘛!”就挥挥手放行了。大概因为我个子小,看去还是个学生娃子,哨兵就相信我真是去找舅舅的。

我就这样东碰西碰,已过好几天了。心里焦急,表面还装得悠闲。一天我跑到长沙南门口佯装逛街,东张张西望望,一会儿看看布料,一会儿看看百货,打听打听价钱。忽听有人喊我的名字,定睛一看,是省委干部曹典琦的爱人张业莱,她示意我跟她走。去到僻静处,她轻轻对我说:“大家在营盘街七号等你呢,快去吧。”原来,党也在寻找我们,张业莱就是派出来找我们的。我们头一热,眼泪涌了上来。可是现在不是流泪说话的时候,我立即离开张业莱,向接头的地点跑去。

在营盘街七号,我见到了自己的老上级,在省委工作的夏明翰、林蔚、何资深、腾代远、翦去病等,还见到了接替李维汉担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他们对我说:“郭亮同志已经离开湖南,只有你最熟悉工会的党团组织情况,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是马上恢复各级党团组织,在敌人的心脏里重新组织斗争。”他们向我:“党团组织的名单还记得吗?”我立即回答:“全记在我心里呐。”有人问我:“敌人天天在杀人,怕吗?”我说:“不怕,怕就不来寻党了。”

他们不是随便问我的,是要我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当时,长沙城内白色恐怖很严重,已经有一大批同志被杀害了。单是我读过书的长沙女师,就已经有十几名学生共产党员牺牲了,我认识的一名女学生才十六、七岁,因“马日事变”后上街贴标语,被敌人抓去,敌人要她交代指使者和同伙,她拒不回答,敌人就把她拉出去枪毙了,枪毙她的时候,一枪没有打中要害,她疼得直喊“妈妈”。她还是孩子啊,敌人连这样的孩子都要杀害,可见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在白色恐怖中,有的人害怕了,消沉和退却了。目睹同志们的牺牲,我心中只有仇恨,我决心继续战斗。

(六)转入长沙地下斗争

我投入了新的战斗,立即着手恢复工会中的党组织,以便更有力地与敌人斗争。

一九二七年十月，长江局派罗亦农、王一飞同志来改组湖南省委，改组后，由王一飞同志任省委书记，中央决定我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省委工作全部转入地下，秘密开展。

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越来越艰苦。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太少，我们几乎领不到生活费，饱一顿，饿一顿，成了常事，可是大家都毫无怨言。当时，我和王一飞、林蔚等同志都住在省委秘书处，那是租用老百姓的几间木板房，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怀疑，林蔚改姓熊，这房子是用他的名义租的，因此户主就成了“熊少爷”。王一飞算是他的表哥。我年纪小，他们都亲切地叫我“毛妹”。

每天我们都在紧张的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晚上，王一飞带着身寒气从门外进来，见我们在等他吃晚饭，他随口问了句：“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我告诉他，今天要打牙祭，改善伙食了。可他并没有高兴起来，忽然对我说：“毛妹，这几天你不要出门了。”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富雅里的那个工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了，陈努力同志也被抓走了。他爱人报告说：“敌人追问什么人到过他们那里，还特别问到你的名字。”我说：“明天一早我还有重要的会，怎么能不出去呢。”王说：“太危险了，明天的会派别人去吧，你先避一避。”我听了心里又热又酸，要说危险，一飞同志的处境比谁都危险，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长沙的大街小巷，我跑得熟透了。有了情况，混到人群中也好，躲进老百姓家也好，总是容易脱身些。而一飞呢，说一口地道的浙江方言，对长沙人生地不熟，只要被敌人盯上，真是难得脱身了。可是，一飞却又总是不听劝告，每天不顾安危地冒着寒风，有时还饿着肚子，在外面奔波。

在这期间，我曾和腾代远同志一起在长沙近郊组织农民和农妇参加暴动。原计划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配合城里工人发起“灰日暴动”，不料计划失密，暴动没有成功，党组织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王一飞被特务盯梢而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其它几位省委领导同志，党的机关也先后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十多处，一下子有六位省市领导和十几位同志被捕，大家心情沉重，也很焦急。省委为了设法营救这些同志，便派一名平时不太出头露面的女同志去探

监。探监的同志见一飞穿得实在太单薄,对他说:“下次我们给你送棉被棉衣来。”一飞却态度坚决地说:“不必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你们再也不要来看我了。”当我知道一飞拒绝让人探监时,难过地流下了泪水。一飞已经准备牺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想着保护同志,保存革命力量。一九二八年初,农历大年除夕这一天,王一飞同志和另外五位省、市委领导同志,还有十四位同志,一起在长沙教育会坪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临刑时,他们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

(七)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王一飞等六名省市领导被害后,接着原任宣传部长任卓宣叛变了,省委机关很难活动了,湖南面临的困境急需让党中央全面了解。当时省委只有何资深(组织部长)、林蔚(秘书长)和我(妇女部长)三人。林蔚即将去醴陵,何资深留守长沙,便决定让我扮成学生,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要求派新的省委书记和经费。送我出发的是刚刚与我结为伴侣的省委秘书长林蔚。临行时,他一再叮嘱我:“毛妹,你此行身负重任,一路上要经过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数省,路程长,凶险多,要尽量少说话;遇到可疑的人,更要谨慎。”

一九二八年春节刚过不久,我肩负重任,离开长沙赴上海。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乘火车出远门。坐的是敞篷火车,北风呼呼地叫,车厢里冷极了,冻得我直发抖。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向党中央汇报。

说来也真巧,元宵节这天我途经汉口转坐轮船时,还有些时间,便在江汉关码头附近随便走走,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轻声地急促地喊声“小杰!”我回头一看,只见眼前站着位妇女,身穿花缎子旗袍,发髻高高地盘在头上。我只觉得面熟,却一时想不出是谁了。她一把抱住我拉过去:“我是李灿英哪!你怎么到武汉来了?家里出了什么事吗?”李灿英是郭亮的爱人,我真是惊喜万分,她叫我跟她到家里去。一路上她告诉我,郭亮现在是湖北省委书记,公开的身份是经理,我作为他的太太,所以要打扮得像样些。”当我见到郭亮时,悲喜交集,忍不住眼泪夺眶而

出。我尽情地倾诉我对牺牲同志的悼念,对湖南革命局势的担忧。他们两人听了也很悲愤。

郭亮告诉我,党中央派李维汉同志到湖南巡视工作,途经汉口,现在住在长江饭店。我找到了李维汉同志,向他汇报湖南的情况,并告诉他,像他这样的人要到长沙活动,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去,那里局势太险恶了。李维汉当场给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郑杰从湖南来,请加以照顾。”他还决定让与他一起来汉口的团中央宣传部长刘昌群同我一起去上海。因刘熟悉情况,又是男同志,路上有个照应,也要安全些。李维汉交代我到上海后,就住他家。

第二天,我便和刘昌群一起坐船去上海。临行前,郭亮塞给我几个黄岩蜜桔,叫我留着路上吃。

到了上海,我先住在一家小旅馆。先由刘昌群去向中央报告。很快就有人来接头,来人原来是老熟人龚饮冰,见面后特别亲热,特别高兴,我拆开棉裤缝,从里面掏出用米汤密写的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介绍信。龚饮冰对我这次顺利到达上海,惊叹不已,不断地说:“不简单,真不简单!”他把我安顿在李维汉家里,即去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我到了党中央,就像回到了娘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大约两天以后,我被带到法租界的一幢房子里,中央正在开会。不一会儿,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向中央汇报了王一飞等同志英勇牺牲的经过,并代表湖南省委请求中央给湖南派去新的省委书记,还请拨发活动经费。

(八)痛失结婚才七天的亲人

我汇报工作以后,党中央考虑到湖南的形势太险恶,要我留在中央机关工作。我因不适应上海的生活,一是不会讲上海话,语言不通带来许多不便;二是水土不服,不久又发现自己怀孕了,身体很不舒服,因此仍想回湖南工作。这时林蔚已去醴陵任县委书记,组织了苏维埃政权。他来了两封信,也希望我回去。我向中央提出请求,李维汉对我说:“你打了铁劲根,不怕杀头!”周恩来同志理解我的心情,同意我回湖南。